

軍鳴与作

好至



说 明

为满足我系教学和科研的需要，在系领导的支持下，我编印了这本《争鸣与作品》。不少同志对本书的选编，提了宝贵的建议、要求、希望和鼓励。

《争鸣与作品》是一本内部参考资料，又因篇幅所限，决定所收作品以“短”为主，题材宜不同，风格须各异，评论文章亦应体现“百家争鸣”的原则；这样才能给读者以思考、启迪。因此，本书收集了自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较多的短篇小说22篇，不同意见的评论文章39篇。争议较大的中、长篇小说，诗歌、戏剧、电影、电视、曲艺作品，以后有机会时再另出专集。一些争议较多但易于看到的短篇小说，本书未予收入。

为了便于查阅，所收作品及评论文章，基本上按发表时后排列。少数原文的个别地方，因故作了技术性处理，兹说明。

提倡和普及文献索引工作，是提高民族文化水平、搞好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课题。为此，我们收录了自1977年至1981年10月有关作品争鸣的目录索引一千二百余条，以满足读者所需。

本书所收作品及评论文章，均散见于各种报刊，蒐集不一般读者亦难看到；现集册成书，仅供文科师生、文艺和业余爱好者阅读、参考和借鉴。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资料不足，缺乏经验，缺点或错误在所难免，恳请批评。

本书分别由莫家祥、朱美士、熊玉莲、彭未成、赵振华、王修宏、张少荣、曹的编印工作；许多同志曾给予了热情的帮助，一并表示谢意。

武汉大学中文系资料室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风雪茫茫

牛正寰

—

金牛媳妇坐在炕上给丈夫纳鞋，金牛在地下削着一根把。她对丈夫提出，想乘农闲回趟娘家，赶春节回来过年。三月初，金牛不同意，推说农活没啥做的了，但家里的事还多着呢，赶这时得把过年的麦磨了，得收拾冬菜……媳妇听了，话说道：“磨麦，我不在你一人还磨不了呀？冬菜我早收拾好了，秋天晒的刀豆茄子搁在碗柜上头，前几天腌的辣椒芹菜压在坛子里，酸菜卧在大缸里，房檐下还挂着两串红辣椒，还有几十棵白菜，够你爷儿仨吃一冬了。”“你不吃了？”“我？不是说过要回娘家去嘛。”“那你就再也不回来了？”她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忙说：“谁说我不回来？我回来就过年，三几天过去，就又该有新菜了。”“那……”金牛还想找点理由，又说：“过年娃们都有新衣裳穿，你不在，咱根柱就得穿旧的。”媳妇打开了碗柜取出一个包袱，一边一件一件抖出衣帽、鞋袜，一边说：“我都给他做好了，这是棉袄、棉裤，这是新罩衣、新单鞋，帽子是上次逢集你到镇上买的，娃娃鞋袜费，我给你纳完这双，给他再纳两双。”金牛一时找不出话来，只好说：“那，那你就去吧。多咋走？”

“明天吧。”

丈夫同意了。金牛媳妇拾掇这，拾掇那，整整忙了一天。她是个勤快女人，把屋里屋外拾掇停当，又到隔壁二妈家去了一趟，告诉二妈，自己要回娘家去了，让她早晚操心点根柱爷儿仨的生活。回来才做晚饭，吃饭已经是上灯时分了。吃饭时，公公已从金牛嘴里知道她要回娘家去，拿出一捆自家种的烟叶说：“把这带上，给我没见面的亲家尝尝，告诉他们，情况好了到咱家转转，叫俺也认认亲家，叫俺根柱认认外爷。”根柱听说妈要回娘家，吵闹着也要跟了去。金牛一声不吭，只顾低头吃饭，想着心事，见根柱吵闹，抱起来哄他道：“乖，等你大了咱们三人一起到舅舅家去。”根柱只是不依，哭闹着不跟金牛，后来答应明天抱了他去看火车，这才算哄住了。

金牛不愿让女人回娘家，真是不愿离开她。这也难怪，自媳妇从外乡到他家落户四年多来，家里的一切事都不用他操心，早晨出工，一碗热汤两个馍早就摆在炕头的箱子上，下工回来，媳妇把又白又细的面条盛在头号大白碗里端在他面前。冬天，多会儿炕头都是热的，夏天，多会儿进屋都有一盆绿豆汤凉在案板上。媳妇对公公孝敬，老人牙不好，她烙饼特地烙几个又薄又软的；老人冬天咳嗽，她特意买点冰糖，连根柱都瞒着，和梨煮好给他端去。这对从小失去了亲娘，三十岁才娶上媳妇的金牛来说，她太重要了，他现在一时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她。根柱长这么大，他哪操过心。儿子全靠她抓屎抓尿喂养，白天抱他，晚上搂他，自己高兴了买把糖，编个蚂蚱笼哄他玩。现在她要走了，他能带得住娃吗？媳妇的娘家在渭河上游地方，和这儿隔省，六〇年春上来到这儿。那天，

金牛下工回来，村头大柳树下围了好多人，树下的石头上坐着一个年约二十二、三的女的，姑娘打扮，两条齐肩的小辫，蓝底白花的夹袄，黑布裤子，一双条绒方口布鞋，虽说上下都打了补丁，却也很合身。她的长而细的眼睛由于饥饿失去了本来的光采，变得滞呆。浮肿的脸庞黄里透绿。她的脚前是一方格子头巾包裹的小包，从里边露出破旧的衣服。她的身后，一个二十七、八的男人靠在树上。“我们从渭河上边来的，”男的说，“挨饿挨了一年多了，挖野菜，野菜光了，剥树皮，树皮也光了。没办法，能动弹的跑出来了，跑出来就回不去了。这是我妹子，她走不动弹，哪位好心人收留下，也算行了好事。”两滴泪珠从女的眼里落到脚面，周围的人叹息道：“姑娘年轻着哩，怪可怜。”隔壁二妈在人群里看见金牛，给他使了个眼色。金牛跟她走出人群，她附在他耳朵上说：“金牛，你把她收留下，模样儿好，外乡来的，花不了多的钱。”金牛脸上一红，赶忙摆手说：“二妈，人家在难中，咱可不能拾这个便宜。”说着要走。二妈急忙拦住他说：“看这娃都三十了，咋还说这话。你没听他哥说，收留下是行善事哩！”那男的声音又断续传了过来：“回去……饿死，收留下能逃个活命，她啥活都会干……”金牛站在那儿想了想说：“那好，二妈你去说说。”

经二妈撮合，金牛收留下了这姑娘。自打那天起，那兄妹俩就住在金牛现在住的这屋。这是他家做厨房用的厢房，那时空着，金牛跟他爹住到上房去了。这地方风俗，说媳妇一定得给聘礼。这姑娘虽然是逃荒来的，金牛爹还是从箱子底摸出二百元钱，郑重其事地要二妈交给姑娘的哥哥，并且要她择个吉日请大家吃喜酒。二妈去了一会儿，那男的跟了

进来，说啥也不要这钱，只说他们是逃荒来的，妹子能找个忠厚人家安身，他就放心了。如果一定要给礼，给他量一斗麦，钱拿回去没用，粮还能救家里人。金牛父子犟不过他，只好给他量了一百五十斤麦。二妈看的日子在三天以后，金牛爹要他当娘家人，吃完喜酒再走，他硬是不肯，只说救人要紧，以后他还会来。金牛爹让金牛和那妹子送她哥哥，走到村口柳树下，那男的接过金牛背上的麦子要他俩回去。那女的见哥哥要走了，哭得泪人似的。那男的也饿得很虚弱，背着麦子抬不起头来，知道妹子在哭，劝道：“妹子，你留在这搭，隔不长日子我再来。他这人老实着哩。”他松开一只手指了指身旁的金牛，顺手抹了抹脸，不知是抹虚汗还是抹眼泪。哥哥走了，妹子还倚着柳树哭，金牛拿她没法，劝说吧，自己不知该说些啥，金牛长这么大也没劝慰过人，何况是一个正在哭的女人；拉她回去吧，又觉得不合适。看她样子实在伤心，便说：“那你回去拿上你的东西撵他去，你们一起走吧。”听了这话，她依旧站在那儿不动，只是哭。金牛正在左右为难之际，二妈来了，连说带劝，连拉带扯，把这姑娘带回了金牛家。

一年以后，金牛添了个胖儿子，金牛家两辈独根独苗，这娃就起名根柱。那女的也没人再叫妹子了，都唤她根柱妈。

根柱三岁了，金牛媳妇还没回过一次娘家。她从没有向金牛提过这事，怕金牛起疑心。娃他舅（就是那个男的）倒是来过四、五次。每次来金牛给他把自己卖了粮食的钱装上四五十元，再让他背上百十斤麦回去。娃他舅走，金牛媳妇总恋恋不舍。唉！出嫁的姑娘，哪个见了娘家人不落泪，

呢？何况娘家又那么远。娃他舅总劝她好好跟人家过，等过一两年情况好了再回去看看，家里人都好着哩，要她安心。金牛是个心地善良，为人忠厚的人，按说该主动陪着她回娘家。可是娶媳妇、生娃娃，加上根柱舅一年来两趟，把个家底折腾得也没啥了。一来二去两个人光车票就得花四五十元，总不能空手见岳丈，买点这拿点那，又是一笔开销。眼下没拉帐也全靠一家人节俭过日子，哪里再去筹这笔钱呢？

金牛躺在热炕上，咋睡也睡不着，瞅着油灯下给根柱做鞋的媳妇，叫了声：“娃他妈！”

“嗯，你睡吧，我赶天明把两双鞋纳好，底子都是纳好了的。”

“你真的明天走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别去了，明年麦收了，咱把根柱带上一一起去。”

媳妇停下手里的活，说：“你不是白天同意了吗？”

“唉，”金牛又不会说了，停了会他坐起来穿上衣裳下地。她问：“你要干啥？”

“你要回就回吧，我朝二妈再借点钱你拿上，咱家还有些自留地打的好麦，我给你装好，也带上。”

她不让他去借钱，说这些年金牛给她家的不少了，这次她能回去看看就好，咋能让他再破费。金牛见她这般，又问：“鸡蛋在哪搁着？”“就在那儿。”她指了指东墙角问：“你饿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给你打两个荷包蛋。”

“不用了，你忙你的，反正我也没事。”

金牛取了鸡蛋，就到灶火前点火。她忙着做活，也就不管了。屋里静静的，只有燃着的麦秸哔剥地响。他一会儿瞅瞅炕上的媳妇，一会儿看看锅里煮的鸡蛋。媳妇手里飞针走线，也许是太用心了，眉头挽成个疙瘩。她做好一只鞋，把睡熟的根柱的脚拉过来比了比，放下，不知怎的，眼圈一红，赶忙用手背抹了抹眼睛。金牛和她向来话少，今天就算说话最多了。金牛心里着实疼她，锅里煮的鸡蛋，并不是自己饿才煮，而是要给她带在路上吃。自她到金牛家后，他实在挑不出她的毛病，只是她话少，笑得更少。金牛先是当她不习惯，念家，后来日子长了，觉得这是跟他一样的秉性，也就不在意了。现在看她难过，只当是自己的话惹恼了她，便笨拙地劝道：“别赶着做了吧，没做完，回来再做，明早还要上路哩。”她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对金牛说：“我走了，你可要把娃照看好，护着他，不要让人家的孩子欺侮。”金牛答道：“嗯。”

“娃小，闯了祸，你不要打他。”

“看你说到那搭去了，我咋舍得？”

屋里又是一阵沉默，金牛煮好了鸡蛋，看她还在灯下一针一线地做活，便拿走了她手中的活计说：“睡吧，看把你熬坏了。”说完，脱鞋上炕，吹熄了灯，把她拉在自己身旁睡下。

第二天清早，金牛背着根柱去送行。媳妇只随身拎着她来时的那方头巾打成的包袱，装着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和公公送的烟叶，肩上挂着金牛的一个用毛巾做成的布袋，装着金牛昨晚煮的鸡蛋和几块饼子。一路上根柱一会儿爬在爸爸背上，一会儿偎在妈妈怀里，这呀那呀地问个不停，金牛媳妇耐心地一样一样讲给他听。村子离车站十多里路，他们走了

快三个小时。金牛去车站买票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，一声长鸣，客车进站了。根柱赶忙把头埋进妈怀里，她搂着他往后退了两步，根柱说：“妈，你快上，车要开了。”她焦急地看看候车室方向，又看看即将启动的列车说：“你爸不来，妈就不走了。”金牛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，把票往她手里一塞，二话不说，把她推到车上。车已经开了，她抓住扶手，转回头说：“根柱，你要听你爸的话。”站在地上的金牛忙对孩子说：“快说，让妈早点回来。”车速加快了，根柱稚气的声音在喊：“妈，早点回来！”听着这声音，她的眼眶涌出了两大滴泪水。她贴着玻璃向后看，根柱在金牛怀里使劲地挥着双手。

二

金牛媳妇提着包袱走了几节车厢，都没个坐处。她拣个不常开的车门，放下包袱坐下歇口气，行不了几站，便到了西安，车上的人差不多下空了，她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。不一会儿，上来的人又填满了刚腾出的空位，火车又开动了。她把脸贴着玻璃窗，怕遇见认得她的人。

路基两旁的槐树落尽了叶子，干枯的树身一棵棵、一棵棵落在车身后边，往前望去，依旧是这种干枯的树身。车行得太快了，她的目光不能在那棵树上停留下来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就象眼前的树一样，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出现：“我走了，能对得起他吗？”答案显然找不出来，她只好把目光从树身上移开，去看那一望无际的关中平原上的麦田。秋天种下的麦子，已经长成了两三寸长的绿苗，看着这临要越冬的青

苗，她一下就想到了根柱：“唉，我真造孽，根柱也是嫩苗苗啊，没有了妈，咋过下去？”她仿佛已经听到了根柱哭着找妈的声音：“妈呀……妈呀……”不对，这不是根柱的声音，这是另一个跟根柱一般大的孩子的哭声：“妈呀……妈呀……”这分明是四年前的锁娃啊！黑瘦的手使劲在脸上抹着眼泪，她抱着他，在春日的阳光下晒着，只觉得浑身绵软，一丝气力也没有。“妈呀……饿呀……”孩子的哭声直揪她的心，她能给他什么吃呢？什么也没有。她解开自己的衣服，把干瘪的奶头塞到他嘴里。哭着，哭着，锁娃睡着了。丈夫回来了，背兜里背着一点榆树皮，上边压着一小捆柴草。他解下背兜，看着睡着了的锁娃问：“娃吃了？”“没有”，她动了动嘴唇，用自己都听不清的衰弱的声音答道。

听到她的回答，他走进屋拿了个粗瓦盆出来说：“我去看看，今天给不给汤。”

“别去了，几十天不见粮食，除了队长、保管员、炊事员，谁能喝上一口汤。”

自从大炼钢铁以来，私人家里的锅砸光了，全村几百口人都在食堂里吃饭。去冬以来，只有喝清汤了，近来，清汤也没有了。

“那咋办？就这么一点榆树皮，娃吃啥？”阳光下，他们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影子。半晌，她费了很大的劲才说：

“我到陕西去，兴许一家人能活。”“啥？”他怕自己没听清，大声问。“我到陕西去。”这次她不犹豫了，口气坚决地说。他无力地蹲了下去，直直地盯着手中的瓦盆。她用指头蘸着唾沫，轻轻地揩着锁娃脸上的泪痕，接着说：“庄上的人都到陕西去了，你看去了的，都有办法弄来粮食，我

们总不能眼睁睁着等饿死，锁娃才两岁多……”她说不下去了。

他的眼光离开了瓦盆，移到睡在她怀里的孩子身上，锁娃在梦中还在抽泣，他似乎下了决心地说，“去就去，我送你。”听了这话，她反而慌了：“去了，得另寻主，你……你能行？”

好一阵，她见他不出声，哽咽着说：“能救活全家大小，我就是死了也甘心。我走了，你就只当没了我，等以后日子好了，再说一个，把锁娃疼着点就行。”他听她说这些，并不接话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说走就走，呆着还是饿死，能逃出一条命就好。明天走，我送你到陕西，给外人就说我是你哥。”

火车一进入甘肃地界，山洞一个接着一个，车窗外一会儿是明丽的天空，褐色的土山，混浊的渭水。她看见这熟悉的土地，感到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她熟睡了。一个接连一个的梦。一会儿是在渭水下游的她的家，金牛在夺她手中的包袱，向她大吼着：“你为什么骗我？你想扔下我们父子俩跑？”她哭着，全力争夺着她的花格头巾。一会儿是在渭水上游自己以前的家，她伸手要抱锁娃，他不让抱，她硬要抱，他挣脱她，恐惧地向前跑，她大声喊：“锁娃，我是你妈呀……”她猛惊醒了，抬起头，向窗外一望，阔别了四年多的家乡就在眼前：远处深褐色的大山，渭河象无人管辖的野孩子，放任自流，河床把川地划成了南北两边。自己家就在河南岸，那座高高的木头筑成的磨坊，就是自己村庄的标志。渐渐的，眼前模糊了……

三

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，蒸馍，煎油饼，金牛左等右等，只是不见媳妇回来，掐指一算，已经快两个月了。根柱吵闹得不行，金牛只好跟爹两人象过去那样胡乱蒸了些馍，煮了些肉，除夕那天，二妈过来替他爷仨包了些饺子。大年初一，第一碗饺子让爹吃了，根柱趴在炕上不起来，金牛给端在眼前，娃一口气把一碗饺子吃光了。金牛自己却连一个也吃不下去。他想：“说好了回来过年，人咋到今儿个也不见面，连封信也没有，怕是出啥事了吧！病了？不对，病了家里人也会捎封信来。车在路上出了事？常听人说，火车还有脱轨的，脱了轨要翻车，翻了车可不得了。”他被自己这个想法吓得脸色发白，“也不对，最近没听说过哪里翻了车，村上常有往西安跑的人，回来咋没说起。”他又担心，“要么遭了啥意外，听她哥说，他们那一带这些年不太平，也有拦路抢劫的，她一个妇女人家又不常出门，是不是碰着了坏人？”想到这儿，他非常后悔自己没有送她回去。“唉！都是看重了几个钱，没有钱人可以想法儿，没了人可咋办？”越是这么想，他越是不安。初三去母亲坟上烧纸后，他对爹说，要去寻媳妇回来，让爹把根柱照看好。爹问他啥时走，他说赶今晚的夜车，爹说去看看也好。去接根柱妈回来，要快去快回。

锁娃妈正在厨房里收拾吃的。亲戚们得知锁娃一家团圆，约好了今天要来喝酒贺一贺。这会她正挽着袖子在案板上利索地切着胡萝卜丝和煮好的肉。丈夫进来了，在她身后拍了

一下低声说：“来了！”她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来了，来了就来了，看你的神气，我这就切好了，着急啥？”丈夫见她不理睬，又说：“他来了。”她从他语气里感到意外：“谁？”“他——根柱爸。”“啊？！”她右手拿着的菜刀顺势一滑，左手食指的一块肉被削了下来。丈夫见了，急忙用自己的手指压住，涌出来的血被挤压了回去。她顾不得这些，急切地问：“那，那……那咋办？”“先把手包上。”锁娃妈找出一条布条扎着手问：“你见着他了？”“嗯，他一来就到了那屋”。他用嘴咧了咧北屋。“我对他说你忙着，我去找，就出来了。”

“咱们怎么办？”

“把他先款待着再说。”

她跟他出了厨房，进了北屋。

金牛见媳妇来了两月，穿戴还跟在家时一样，可身量明显地胖了，两月没见，她越发显得年轻了，过去缺少血色的脸变得红润起来，看上去更有丰采，那眉目、眼神、突起的胸脯，被围裙紧勒的腰身，周身上下分明透出过去从没有过的神色。只是见了他，不知怎的脸上依然缺少表情，她从进屋来就不曾正眼看一下金牛，低着头，用右手撩起围裙不住地搓擦左手的手背，“没想到你这会儿来了……”她说。“等你回去过年，等不来，怕你出事哩，我就寻来了。”金牛用亲热的口气说完，不住地上下打量她。她看他注意地看她，不觉把头垂得更低了：“我，我原准备前些日子回呢，后来又拖到了过年，想过完年再……回。”她为骗了他而感到负疚，话音说到后边，连自己都听不清了。金牛只当是她因为没有按时回去怕他责怪她，忙接口说：“在哪儿过年都一样，你

有好几年也没回娘家了，回来过个团圆年也好，只是没捎封信来说一下，我不放心，寻来了。”锁娃妈不知说些啥才好，丈夫在一旁赶紧说：“你来了就好，平时请还请不到呢。”回头又对她说：“快去把火盆生着，让他姑夫先喝茶。”锁娃妈听说赶紧退了出去。

一阵儿，亲戚们三三两两的来了。锁娃爹端菜提酒，招呼大家吃喝。第一杯酒先敬远客，金牛推却不过，接过来一口气咽下这杯酒，亲戚们也这个一杯，那个一杯给他敬酒，他强打起精神，一一喝下肚里。他看到自己的媳妇好端端的，心里畅快，这才感到肚里空空的，食欲很旺。又加上大家热情招待，他不住地吃着喝着，有七、八分醉了。锁娃爹对金牛说：“你昨天乘夜车，今儿个又闹噪了一天，乏了，就在这儿睡吧。”

金牛想问问媳妇啥时跟他回去，想到她肯定还在厨房忙着洗涮，等一会来了再问。头一挨枕头，眼皮再也睁不开了，就打起呼噜来了。一觉醒来，觉得口渴，点上灯，一阵恶心，胃里的东西直往出翻涌，他强压着，还是“哇”的一声吐了一地一炕。他忙掀起席子，抽出一本书要擦，里边却抖落出一张照片来，上边是根柱妈和娃他舅并排儿坐着，照片右上角题着“结婚纪念”四字。他仔细辨认一阵，没错，他俩比现在年轻多了。蓦地一种被欺骗、被抛弃的怒火借着酒劲在胸中燃烧起来：“我要问个明白！”他两下穿好衣服，扣子也没系，拉开门就要往外走。一股冷风吹了进来，他打了个冷颤退了回来，酒完全醒了。夜，黑沉沉地，北风刮着干枯的树枝，发出呜呜的呼啸，下雪了。他把门又关上，回到炕沿边坐下，脚下的炭火冒着蓝色的火苗，他陷入苦涩地回忆中。

他费力地思索着，脑子里打着混仗。脚下的炭火早已化成了灰烬，传来一声高亢的鸡啼。他站起来跺跺冻麻木了的脚，扣好衣服，

来到西房门前，使劲敲着门。“谁？啥事？”屋里传来女人的声音，接着门开了，金牛推开她，怒冲冲地站在地下。锁娃爹在女人开门之际已经点着了灯，见金牛铁青着脸进来，知道是为啥事来了，一骨碌从炕上下来，拉着他胳膊一连声地叫“他姑夫”，金牛愤愤地甩开手，粗声粗气地吼道：“亏人，还叫得出口！”锁娃妈夫妻俩左右拉着他胳膊，硬把他按到炕沿上坐下，齐声说：“你先别生气。”说着两人抖抖索索站在地下，说不出话来。丈夫究竟是男人，他勉强镇定下来，改口叫了声“大哥”，说：“大哥啊！那时候一家人没法可想，为了活命，就做出了这事！”他无声地抽泣，锁娃妈呜呜咽咽地哭道：“我该死，我死了，就好了！”她大声号啕道：“天呀！为啥不给我降身暴病死了哩！天呀，你睁睁眼吧！……”

她的哭声惊醒了炕上睡的锁娃，爬起来喊：“妈呀！”他也跟着爹妈哭起来。金牛忙把锁娃抱回到破被里，手一摸一片冰凉的土炕，他心软了，想了一夜的话，这时倒一句也说不出，只得重重地“咳”了一声，一屁股又落在炕沿上。锁娃妈只是抽抽答答地哭，丈夫见金牛这般举动，睁着痛苦的眼光，苦苦哀求道：“原谅了我们吧，大哥，我们不是恶人，不是诈骗犯，不为活命，谁忍心把自己的老婆当妹子换粮食呀，那实在没路了啊！”金牛并没料到他竟会遇到这样的人，如果是遇到蛮不讲理的人，他可以用最脏的字眼辱骂，用拳头打。可是，这一对夫妻象绵羊站在他脚下，用真

诚的眼泪，摧人心碎的话语向他求饶。他失去了勇气，心里没有主意了，突然他发出令人吃惊的大笑：“哈哈，我这是做什么呀？哈哈！”两行眼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夫妻俩听到这话，齐声说：“你原谅我们吧，你的恩德我们这辈子报答不完，让娃再接着报答！”金牛从炕沿上站起来，长叹息一声说：“我该走了。”“上哪儿去？”锁娃妈问。“我还在这儿做啥，回去。”金牛垂着头用出奇平静的声音答道。夫妻俩再三苦留，要他多住几天再走。金牛只是不加理会。末了，锁娃爹见拗不过他，叫妻子去拿些东西让金牛带上路上吃，自己又把棉衣脱下要金牛穿上。金牛不肯穿，锁娃妈拿出金牛给她装过鸡蛋的毛巾布袋，装了满满一袋白馍，金牛拿过来挂在肩上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金牛慢腾腾地走到了车站。一路上只感到脑袋木木的，什么也不能想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自己怎么会感到一阵一阵的头晕、恶心。车站上冷冷清清，站台上没有人，候车室也没有人，雪盖住了铁轨，盖住了旷野，白茫茫的世界里只有他一个冷冰冰的人。他感到了一生从没有过的冷冻，他躲进了候车室，在长椅的角落里蜷缩着身子，上牙跟下牙不停地相碰，脊背上象浇了一桶凉水，心也在胸腔里冷缩了。

“有往东去的旅客吗？”票房的小木窗里传来了售票员的声音。不等他站起来，木窗“啪”地一声又关上了。轰隆隆的车轮声由远而近，又由近而远。“轰隆隆”，“轰隆隆”他的脑子一直在响……

金牛一阵冷，一阵热，一阵清醒，一阵昏迷。向东去的火车开过来有三四趟，他都没有上去。他不想就这么回去，究竟想干啥，自己也说不清。

夜来临了，雪夜并不黑暗，周围的东西在雪的映照下依稀可辨。他漫无目的地在雪原上游荡，不知怎么又走到了锁娃家门口。他想抬手敲门，想进去再和他们把事情讲明，他不能没有她，根柱也不能没有妈妈。但是抬起的手并没有去碰那裂缝很宽的木门，而是无力地垂了下来：“我不能没有她，他能没有她？根柱不能没有妈妈，锁娃就能没有妈妈？”他懊丧地离开了门口。大雪不停地下着，寒风不停地吹着，金牛拖着沉重的脚步，漫无目的地在茫茫风雪中行走……